0227.6
'43

16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癸部下

湯之盤銘 凡見學庸語孟者並不詳載

武之盤銘

大戴禮武王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太平御覽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服不可塵也　後漢書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授物既舉清觴又盛口實

菜竹猗猗

綠藩猗猗

釋文綠藩猗猗注藩一作蕃音竹

有斐君子

有邶君子

釋文有邶君子注邶美貌

赫兮喧兮

赫兮宣兮

釋文赫兮宣兮注宣顯也

無情不盡其辭

聽訟必盡其辭

禮記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

誠於中形於外

誠於此形於彼

顏氏家訓宓子賤云誠於此形於彼　汲冢周書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記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有諸己後求諸人

有諸己不非諸人

淮南子云有諸已不求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桃之夭夭

桃之枖枖

說文枖木少盛貌从木天聲詩曰桃之枖枖於喬切

其葉蓁蓁

其葉湑湑

通典云其葉湑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不安於上不以使下禮記云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

維石巖巖

維石嚴嚴

詩攷維石嚴嚴

不察鷄豚不畜牛羊

不息牛羊不息鷄豚

荀子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鷄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寓其手　韓詩

外傳云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白亦可蹈中庸不可能

白亦可冒中庸不可入

鹽鐵論子曰白亦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

鳶飛戾天

鳶飛厲天

潛夫論鳶飛厲天

君子居易以俟命

孝子居易以俟命

說苑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

家語孔子曰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蓋介子山之行也

天下之達道五

天下之通道五

史記平津侯傳云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

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好學近乎智

好問近乎智

說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而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

獲上有道

上達有道

淮南子云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人十之已千之

人一之我萬之

中論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於穆不已

於穆不似

孟仲子云於穆不似（見詩註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大戴禮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注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每變不同也

衣錦尚絅

衣錦尚蘋

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蘋注蘋讀爲絅或爲絺

淡而不厭

淡而不醻

劉邵人物志云中庸之德淡而不醻質而不縵文而不繢

奏假無言

鬷嘏無言

左傳云鬷嘏無言

因不失親

姻不失親

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

張說之碑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爲婚姻字用矣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記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野客叢書云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脫一道字及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孫奕示兒編較之史記仲尼

道之以政
教之以政
禮記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疏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
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耻且格
有恥且格
有恥且敬
漢書云有恥且敬
不敬何以別
不敬何以辨
禮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漢桓
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
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
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
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
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視其所以
考其所爲
汲冢周書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
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　大戴禮云考其所爲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

君子周而不比

君子比而不別

晉語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賛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別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

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問干祿

史記子張問干祿

施于有政

克施有政

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孔子居周之末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與其倨也寧拘

大戴禮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

論稱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詔稱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續漢書建武三十年三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殷人以柏

殷人用石

淮南子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臨事不敬居喪不哀

大戴禮曾子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我無由知之矣

患所以立

患已不立

潛夫論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

幾諫

微諫

禮記從命不怨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注微諫不倦者子于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

晝寢

晝寢

筆解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按唐語林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畫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人皆以爲韓文所說而不知始于梁武故特著之　又野客叢書寢者寢室也葢晝當居外夜當居内宰我晝居内未必留意于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此說得之

子文三爲令尹三已之

叔敖三爲令尹三去之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堯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微生高

尾生高

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後漢紀云幷日而食衣不盖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孟之反

孟之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預注之側孟氏族字反

文質彬彬

文質份份

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府巾切

遍語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雝文質彬彬徐幹庶幾

博文約禮

博學約之

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

依於仁游於藝

依於德游於藝

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謂禮樂射御書數

未嘗無誨焉

未嘗無悔焉

論語釋文魯讀誨爲悔言自束髮脩行以來未嘗無可悔者亦自一說

富而可求

富不可求

說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五十學易

五十以學

論語釋文魯讀易爲亦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得見有常者斯可矣

春秋繁露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誠唯弟子不能學也

論語釋文魯讀正爲誠

丘之禱久矣

吾卜之久矣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啓予足

跢予足

說文跢予之足

孟敬子問之

孟儀往問之

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弗能可也

太宰問子貢

太宰問孔子

列子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河不出圖

雒不出書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鄉黨恂恂

鄉黨遜遜

陸賈新語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　劉脩碑云鄉黨遜遜如也　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便便

素衣麑裘

麛裘絞衣

禮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

褻裘長

絬衣長

說文絬衣長短右袂

狐貉之厚

狐貊之厚

說文貊似狐善睡獸从豸肙聲論語曰狐貊之厚以居徐鉉曰肙非聲未詳下各切

瓜祭

必祭

論語釋文魯讀瓜爲必

鄉人儺

鄉人裼

禮記鄉人裼鄭注裼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裼或爲獻或爲儺裼音傷鬼名也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孔疏鄉人裼者庾云裼是强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强鬼孔子則身著朝服

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强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書齋夜話論語曰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作儺字者是記云鄉人裼朝服而立於阼階作裼字非

君賜生

君賜牲

論語釋文魯讀生爲牲

朝服拖紳

朝服袉身

說文袉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袉身唐左切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臣之姑克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盻也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者爲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較與此不同按論語釋文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　又禮記曰車上不廣欬鄭玄注云爲若自矜廣猶弘也立視五雋注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雋或爲橤式視馬尾注小俛顧不過轂子路共雉

子路掩雉

衝波傳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　呂氏春秋子路拳雉而後釋之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社神宰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天喪予

天祝予

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鹽鐵論云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

億則屢中

意則屢中

漢書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鬻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師古曰意讀曰億

子在回何敢死

我存夫安敢畏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北史李彪既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曰子在回何敢死

浴乎沂

筆解韓曰浴當爲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沿之理哉

風乎舞雩

諷于舞雩

仲長統云諷于舞雩之下

詠而歸

咏而饋

論語釋文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　論衡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

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棘子成　革子成

古今人表作革子成

片言折獄　片言制獄

論語釋文魯讀折爲制

子路無宿諾　宰我無宿問

大戴禮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刑罰不中　刑罰不衷

後漢梁統疏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名之必可言　爲之必可名

史記云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苟政其身於從政乎何有

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
中論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
勝人何
無樂乎爲君
莫樂爲人君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
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
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說苑師經
鼓琴魏文侯起儛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
文侯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
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呂覽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
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前漢書贊曰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注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

不可以作巫醫

不可以爲卜筮

禮記緇衣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占於十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

羿善射奡盪舟

琴善射奡湯舟

古今人表作琴善射奡湯舟

尚德哉若人

上德哉若人

史記云上德哉若人

子路問成人

顏淵問成人

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楊子云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　文中子云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

正而不譎

法而不譎

漢書云齊桓公法而不譎

微生畝

尾生晦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以德報怨

以怨報怨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又云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尸子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荷蕢

荷臾

說文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氏之門

諒陰

亮陰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庶子聽於冢宰三年　家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以杖叩原壤

荷杖問弟子

呂覽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

闕黨童子

厥黨童子

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小人窮斯濫

小人窮斯爛

說文爛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云小人窮斯爛矣盧暖切

無爲而治

無爲而制

春秋繁露云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外

春秋繁露云仁者愛人不在愛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蔡邕正交論身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

小慧

小惠

論語釋文魯讀慧爲惠

友便佞

友諞佞

說文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諞言論語曰友諞佞部田切

君子有九思

君子有三思

荀子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學老思教有思施

問一得三

學一知二

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媿而勉不究故

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邦君之妻

國君之妻

白虎通云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曲禮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命相近也事相遠也

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或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

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
惡而下愚挾善也理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偃是前言戲之耳

由是前言戲之耳

家語子路嘗拯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夫
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
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
前言戲之耳

佛肹

弗肹

古今人表作弗肹　史記佛肹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
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肹親以
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色厲而內荏

情疏而貌親

禮表記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疏許
氏說文穿窬踰也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竊此情疏貌親
之人外內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其未得之也患不得

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孫奕示兒編云按家

語比論語多一不字辭意較明

古之矜也廉

古之矜也貶

論語釋文魯讀廉爲貶

天何言哉

夫何言哉

論語釋文魯讀天爲夫

柳下惠爲士師

柳下惠吏於魯

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

接輿歌而過

接輿游其門

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按困學紀

闉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曰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狀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甚甘野人呼爲迷陽其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嘗讀莊子注諸解迷陽者率未了了得此可爲一快

滔滔者天下皆是

悠悠者天下皆是

史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子高耰而不顧

桀溺耰而不輟

呂氏春秋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

未罰而民畏民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

以杖荷蓧

以杖荷莜

說文蓧田器从草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徒弔切

焉可誣也

焉可憮也

漢書薛宣傳焉可憮也蘇林音誣

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
說苑云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有害於明　太平御覽引論語食亦作蝕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墨子湯曰惟予小人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
王何必曰利
君不可言利
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妐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我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子思子孟子問牧民之道子思曰

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南齊書蕭子良引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
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遭正以仁義爲本　舊唐書裴
諝傳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權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諝
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
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
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
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賢者亦樂此乎
仁人亦樂此乎
韓詩外傳齊景公縱酒酣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
右曰仁人亦樂此乎
白鳥鶴鶴
白鳥翯翯
大雅白鳥翯翯
謂其臺曰靈臺
命其臺曰靈臺
賈太傅新書云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
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
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
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
愛敬之至也　又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

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舍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　考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　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爲靈臺　三輔黃圖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三輔黃圖又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　長安志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地也臺沼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考獨靈臺遺址至貞觀尚在　魏王泰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

漢書食貨志賛曰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師古曰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鄭氏莩音薸有梅之薸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賑貸之也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狹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

厨有腐肉廐有肥馬

鹽鐵論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　漢

書貢禹諫文帝曰廐馬食粟將萬匹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北齊書後主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所謂駿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剸犬肉以飼之

作偏者無後

爲偏者不仁

禮記孔子謂爲匏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滂然興雲沛然下雨

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漬茂然天滂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躍烏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漬茂

釁鐘以牛

釁廟以羊

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

入雍人拭羊拭悅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同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

以羊易之

以豕易之

幽求子云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是心足以王吾君有王道

晏子春秋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魯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宋史程頤傳頤聞帝宮中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盥避

聞其聲不食其肉

聞其聲不嘗其肉

賈太傅新書云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又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鷇睫而不逮不出罿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剖胎不殀夭魚肉

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

挾泰山以超北海

挈泰山以越河濟

墨子曰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刼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

恒産

經産

管子民有經産房玄齡注經常也民不務經産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囿方四十里

宣王囿五里

後漢書靈帝紀初作靈泉單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於游田周公作戒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申任芝

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章懷太子注百里與孟子不同及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耳　楊子雲羽獵賦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文王之囿與民同之

文王之囿與衆共之

世說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殺禁地鹿者身死產沒官

魏志高柔傳是時殺禁地麋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

日耗終無從得多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計虎狼所食雕鶚所害何可勝數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太王事獯鬻

黃帝逐薰鬻

外紀黃帝北逐薰鬻史記匈奴傳葷粥居於北蠻

曷敢越志

誰敢干志

搜神記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暝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志者風波立霽

放於琅邪

南至琅邪

管子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晏子春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瑯琊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

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按括異志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儛曾游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觀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附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於是始興發粟補不足

令出粟發粟於饑寒

晏子春秋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粟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途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昔者文王之治岐

昔文王之治西土

墨子曰昔文王之治西土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

所放依而長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籴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唐書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崔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與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

爲巨室

爲大室

劉向新序齊宣王好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

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香居諫而止

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少而好事長而行之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論於主

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使人琢玉

使工製冠

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又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罪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桓子新論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縰而冠不

成歟今治國不求良士而任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一尺
縱之效耶王無以應

太王居邠

太王去邠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何稱太王去邠此豈
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　劉子新論昔
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
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
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
奚不去梁乎　孔叢子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沿着

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着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
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着老曰狄人何
欲着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着老曰君不爲社稷乎
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着老
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
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
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之邑此王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
道之端也　莊子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
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呂氏春秋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淮南子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說苑云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以强暴侵凌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獯鬻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　後漢書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將見孟子

將見伊尹

墨子曰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

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

彭氏之子不使御評曰臧氏沮軻彭氏沮尹一也而魯所遭之主殊也然詎非天哉信臧氏以輟駕商斥彭氏以下車則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允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速於置郵傳命

疾乎以郵傳命

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遹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不肖撓不目逃

韓非子曰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　酉陽雜俎列言無痕撓孟稱不膚撓

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子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

詖辭知其所蔽

詖辭知其所離

鶡冠子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

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　易大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湯封於賛茅文王封於岐

商子云昔湯封於賛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

迨天之未陰雨

隸天之未陰雨

說文云隸及也从隶枲聲詩曰隸天之未陰雨徐鉉曰枲非聲未詳徒耐切　家語殆天之未陰雨

天作孽猶可違

天作蘖可違也

禮記天作蘖可違也自作蘖不可逭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

亢倉子曰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戽而歸之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

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於此能生殺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毋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乍見孺子入井

人見孺子入井

孟子書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毋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今孟子少異）

矢人者不爲不仁

柳宗元守道論云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機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　韓非子云醫善吮人之傷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愛憎人也　又云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價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無能子曰棺槨者濟死之具也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　慎子曰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

之所在忘其醜也

仁者如射

射者仁道

禮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齊策安平君田單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

米薪之憂

負薪之憂

文選注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賜有負薪之憂

王無患焉

穿何慚焉

孔叢子子高任司馬乂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乂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穿何慚焉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乎

彼丈夫我丈夫

彼人也我人也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鹽鐵論顏淵曰舜獨何人也曰何人也　或問於鹿門子曰孟子云予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編民二十以

孝聞焉在乎修哉

今滕絕長補短

今秦斷長續短

國策云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

飦粥之食

饘粥之食

禮記曾申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孔穎達疏曰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饘粥之食厚曰饘希曰粥孝子朝夕食米一溢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

上有好者

上好是物

禮記緇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殷曰庠周曰序

殷曰庠周曰序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

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得分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同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讐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是仁道泯焉

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獸蹄鳥迒之道交於中國

路史云獸蹄鳥迒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是時帝畿巨浸稽天而異人虞舜自脩家政所在數有美祥帝知其聖於是舉之重土之地而歷試之

禹八年於外

居外十三年
史記云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鹽鐵論云禹戚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杜而直之使自得之
文選東方曼倩曰杜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用夏變夷
以夏變夷
後漢書范曄論引孟子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
楊子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

荊舒是懲
荊荼是懲
史記云荊荼是懲　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人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夫子弱必先叛故曰

荆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羣舒叛之仇池筆記云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荆舒是懲識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

枉尺而直尋

詘寸而信尺

漢書終軍曰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尸子載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　文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鹽鐵論云小枉大尺君子爲之　氾論訓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湯遺羊於葛伯

湯獻牛於荆伯

帝王世紀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越絕書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齊語楚語

齊言楚言

漢書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

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　韓詩外傳云楚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　呂氏春秋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士往拜其門

士拜於其室

禮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異於君惠施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

陳仲子頗願生鵝

裴公美不食鳧鹿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兄儔弟俅休人有以鹿贊儔者儔俅鳧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克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也　按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飲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以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春秋繁露曰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

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而已　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

不愆不忘

不騫不忘

春秋繁露云不騫不忘　說苑云不憾不忘

無然泌泌

無然咇咇

詩攷云無然咇咇　說文諰多言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諰諰余制切　爾雅作洩洩

責難於君謂之恭

彊君所不能爲忠

後漢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禮人不答反其敬

敬人而不必見敬

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

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不能以令又不能聽是生亂也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欲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騁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惟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景公女

齊桓公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故葬虞西山

郭緣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隨淪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誰能執熱解不用濯

墨子云誰能執熱解不用濯　又云猶執熱之有濯也

將休其手焉

滄浪之水清

悠悠之水清

楚辭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暗可以濯吾足遁隱也

○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道在邇而求諸遠

道在易而求之難

淮南子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其心正則童子瞭然

白帖注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乎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肴膳閔曾不能率養

鹽鐵論云孝子曰甘毳以養曰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綌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率養

遷於負夏

遷於負黍

帝王世紀云遷於負黍　又史記云就時於負夏

文王生於岐周

文王生於東夷

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子產以乘輿濟人

景差以陪乘載人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顧哉吾聞良吏治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蔽賢者不祥

不知賢不祥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說苑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邪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周公思兼

周公兼思

尚書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詩亡春秋作

雅廢春秋作

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

楚之乘晉之檮杌

後漢紀云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袁宏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　公羊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庾公斯學射於尹公他

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戮射兩鉤而還

愛人者人恒愛之

自愛然後人愛諸

楊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人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說苑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

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又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我亦人也

我何人也

賈太傅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偃偃而加志我亶慢而弗省耳

是以如是其急

自任如此其重

鹽鐵論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請寇罷而復

說苑魯人攻鄣魯子辭於鄣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鄣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

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禮記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不若是恝

不若是怠

說文云怠忽也从心㠯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怠呼㠯切

父母之不我愛

弟妹之不我親

路史云父母之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按越絕書舜親父假母兄狂弟傲舜求爲變心易志尸子亦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路史舜妹婐首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婐一音畫也婐又或作擊一作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姨諧

有妻子則慕妻子

妻子具則孝衰矣

管子曰衆人之用其心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爵祿滿則忠衰矣

五十而慕

五十猶慕

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孟子嘗曰

舜年五十不失其孺子之心
使舜完廩
使其塗廩
竹書紀年沈約注曰舜父瞽瞍使其塗廩自下焚之
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
工衣自旁而出
鯀陶思君爾
思舜正鯀陶
史記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
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於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

舜正鯀陶舜曰然爾其庶乎矣
象曰以殺舜爲事
瞽叟象每欲殺舜
路史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嫘首每爲之解
流共工於幽州
流共工於幽陵
史記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
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
辠而天下咸服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史記三王世家太史公云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埶（勢同）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

源源而來

諒諒而來

說文云諒諒徐言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諒諒而來魚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韓非子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禮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避國君也）恐民之惑也　前漢高帝紀云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箒迎門卻行欲拜上大驚挾太公太公曰帝人主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荀悅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舜薦禹於天

舜薦禹爲嗣

史記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宋書符瑞志舜在位十有四年秦鍾石笙莞未罷而天下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扶樂正狂走舜乃攡琯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笙莞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

吾君之子也

帝禹之子也

史記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越絕書云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

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
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祀
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外丁三年仲壬四年

陶隱居年紀云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
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
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五羊之皮要秦穆公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莊子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

接淅而行

漞淅而行

說文引孟子去齊漞淅而行漞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
不待炊而行也　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漞
淅唐本作漞字本許氏語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聖之中者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金聲而玉振

玉潤而金聲

後漢班固傳玉潤而金聲注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周室班爵祿

王者制爵祿

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音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

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制三公一命卷音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呂氏春秋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帝館甥于貳室

帝館之于貳室

路史舜之潛德堯實知之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垤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于貳室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

辭尊辭富

辭貴辭富

禮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亾故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邦曰市井之臣

儀禮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孟子論夜氣

屈子論夜氣

楚辭遠遊篇云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惟心之謂與

人心其神乎

楊子云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亾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舍生取義

舍生重義

後漢書范曄論云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騫義若義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

杯水救車薪

一勺救車薪

文子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杜恕蔫論云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彊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彊而性弱

服堯之服

冠堯之冠

傅子云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　桓寬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

不思之耳
五就湯五就桀
三就文三入殷
鬼谷子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
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
是故無賢者也
夫子誠無善耳
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
日說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
夫子亦誠無善耳昔瓠巴鼓琴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
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

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耳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
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日揖封生高商齊人
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
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
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
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
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及之睪黍粱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評曰髡漫托賢者之疇夫賢孰如孟子哉髡弗之識彼所見七士可知已髡之識賢殆無異瞽師之別黑白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六國五霸之罪人

前漢紀荀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霸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

齊桓公盟諸侯

晉文公盟諸侯

春秋繁露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管子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

晉文公春秋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亾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左傳襄十一年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

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災其民隊命亾氏踣其
國家注曰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嬀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無曲防無遏糴
無障穀無貯粟
公羊傳云無障穀無貯粟　穀梁無雍泉無訖糴
由今之道
居今之朝
鹽鐵論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仁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按朱紫陽曰似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是見成語如金
有事君人者
有事人君者
後漢書陳蕃疏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矣
昏暮叩人門戶無弗與者
昏暮叩人門戶貪夫不悋

鹽鐵論云富則仁生濟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悋音吝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淮南子曰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魚者也

舜蹠之分

堯桀之分

漢書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

不拔一毛

不捐一毛

列子云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濟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摩頂放踵

摩頂致踵

文選李善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

墨子云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于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于耕織也　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

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孟子稱進銳退速

老子稱進銳退速

後漢書李固傳用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章懷太子注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書復云老子

放飯流歠

小飯大歠

枚乘七發云小飯大歠如湯沃雪

流杵

浮杵

論衡云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

善陳善戰

善師善陳

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二女果

二女嫘

說文嫘姬也一曰女侍曰嫘讀若騶或若委从女果聲

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嫘烏果切　子華子曰堯居于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鳥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

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于大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環珮步趨中于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使人昭昭

俗人昭昭

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性者不追來者不拒

來者不距去者不止

荀子云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養心莫善寡欲

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

不食羊棗

齊書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

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檳榔　梁書陶
子鏘毋嗜葷毋沒後嘗以供葷及後一冬營葷不得痛
恨慟哭遂長斷葷味　華陽國志狼偶二親病時不能
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惡似而非者

皆似而非者

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驁牛之
黃色也似虎白骨疑象碔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呂氏春秋云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
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賢者之所患患人之博文辯言而似通者相似之物此
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文選阮元瑜曰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濟注曰乃
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
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爲之者多　淮南子云使人之
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苧翦之與蕙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
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
子者唯聖人能見徵以知明　舊唐書唐次曰邪徑敗
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蓁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
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雕

卉薏苡感珠者哉

由孔子而來至于今

由孟子而來至于今

春秋胡傳曰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顔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亾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矣